

# 做个诚实的人

□杨再春

从小爸爸妈妈教我，  
做一个诚实的人。  
长大了老师教我，  
做一个老实的人。  
工作了党教育我，  
做一个忠诚的人。  
我想了好久好久，  
该做什么样的人？  
我应该具备  
什么样的精神？  
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应该具备  
什么样的素质？  
做一个诚实的人。  
人到了古稀之年，  
才明白了  
做人的标准。  
见虚假敢说话，  
见公理敢独尊。  
见丑恶敢批判，  
见浮夸敢理论。  
让正义直言，  
让真理延伸。  
一切从自己做起，  
表达的都是真心。  
心里呀  
装着贫困落后，  
想着大国人民。  
不当庸庸无为的干部，  
作干实事的公仆躬身。  
让真理装在脑海，  
让真爱藏在内心。  
这就是——  
诚实的中国人！

# 城市要有旧书市场

□冯骥才

在一个城市里,买新书要去书店,找旧书要去旧书市场。新书是新出版的书;旧书却包括过去出版的所有的书。许多书出版后不一定再版,想想用,只有到旧书市场去找。所以,到书店是买新书,到市场里是淘旧书。淘旧书时还总会有一些不期而遇和意外发现。发现到一本不曾知道的特殊的书,像发现一片未知的新大陆。对于一个爱书的人,旧书市场充满着太多的乐趣,有很强的魅力。

记得年轻时,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天津劝业商场与天祥商场“结合部”——那地方是新华书店的旧书部,架上桌上堆满旧书,但是线装书、洋装书以及各类不同内容的书全部分得清清楚楚。那时新华书店的旧书部分做两部分。收购部在和平路泰康商场旁一个临街的店面内。倘若人有不看的书便可以拿到那里去卖。书店把买到的旧书整理好,放到劝业场这边的旧书店来卖。旧书的流动量很大,我经常从那里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书,还不时会感受到一本本未知的书带来的惊奇。我喜欢不同时代出版的书带着那些时代独有的风韵,惊叹于各式各样奇特的版本设计与制作的匠心。这些都是书的文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痴迷于“世界文学名著”,我曾有过一个“藏书工程”,是要将世界名著的中译本搜集齐全。译本要挑选最好的。比如巴尔扎克的书多人译过,最好的译本是傅雷先生的。但傅雷没译过《驴皮记》,只能选穆木天的译本。傅雷没译过《高利贷者》,只能选陈占元的译本。即使傅雷先生本人译的《亚尔培·萨伐龙》,也是五十年代前出版的。这些书只能到汪洋大海般的旧书中去寻寻觅觅。寻找是被诱惑,一旦找到即如喜从天降,这种感觉只有淘书才有。它曾经给爱书的人带来多少“文明的乐趣”!可是它为什么从我们的城市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呢?连新华书店的旧书部也早就撤销了。多亏还有一个“孔夫子旧书网”!

世纪初,我去巴黎考察文化遗产保护。我住的地方是巴黎原汁原味的老区——拉丁区。侧临塞纳河,河的对面是古老又幽雅的巴黎圣母院。这一面,一条沿河的短墙边摆放着几十个旧书摊,每隔几米一个,一律是一种漆成绿色的铁皮的棚柜。白天打开来卖书,晚间盖上锁好。每个书摊都堆满花花绿绿的旧图书,全都藏龙卧虎,夹金埋玉,十分诱人。这些旧书摊

是巴黎著名的引以为荣的景观之一。我很想从中找到一些法国古典作家的初版书,却意外发现到一些1900年彩色石印的《小巴黎人报》。这画报上有当时大量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图文信息。我欣喜异常,搜集了不少。没想到二十年后,这些具有鲜明的那个时代西方人东方观的画报在我写作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时派上了用场。

旧书市场如一个世界,蕴藏之博大与深厚,永远不可思议。那本古代散文的经典《浮生六记》的原稿,当年不就是在苏州的书摊上发现的吗?常书鸿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巴黎学习美术时,不就是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看到世纪初伯希和出版的《敦煌石窟笔记》,便毅然放弃学业,返回中国,只身到戈壁滩去保护敦煌?一次我去逛伦敦的古董市场,市场的一部分是旧书摊。在一个书摊上我居然发现一整套瑶族的《盘王图》,共十八轴。此图是湖南江华一带瑶族祭祀其始祖盘王之图。庄严富丽,沉雄大气。然而,由于过去我们不知其文化价值,没有珍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被欧洲学者与藏家搜罗一空,如今国内已极难见到。没想到在伦敦的旧书市场上撞见了。自然不能叫它再失去,即刻买回来,放到我学院的博物馆中。

旧书决不是旧的书。旧书市场和图书馆的意义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是人类知识的海洋,蕴藏着无法估量的令人敬畏的人类的精神财富;它们还都是人与书亲密接触的地方,是人探寻于书的宝地。它们也有不同,图书馆保存和提供图书,旧书市场则是盘活社会图书资源的地方,它将这些资源直接而灵活地提供给需要它的人。

旧书市场的价值无可替代。换一个角度看,一个拥有一些生气勃勃的旧书市场的城市,必定是个“书香社会”。

可是,我们是不是错把旧书市场误判为旧货市场了?把旧书摊误判为破烂摊或旧货店。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懂不懂书?不要羡慕人家怎么爱读书,先要看看人家怎么对待书。

进而说,如果我们推动阅读与推销新书连接得太紧,就会有意或无意地把阅读与卖书捆绑起来。新书需要大力推介,但它只是我们阅读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阅读的本身。

一个缺少旧书市场的城市,必定会缺少着一种深层的韵致吧。

## 大家V微语

# 养

□尤今

- 在土库曼斯坦,一闻到烧烤的香味儿,我的味蕾立马变得生龙活虎。一串串厚厚实实的肉,就放在烟熏火炙的炭块上,烤得吱吱作响,香味四溢。
- 许多地方,总在烤肉里面掺入过多喧宾夺主的香料,然而,自信满满的土库曼斯坦人,在烧烤肉串时,仅仅薄撒盐花,所以,鸡有鸡味、牛有牛味、羊有羊味;非常原始、非常纯粹、非常真实,那种返璞归真的细致与干净,是肉食的极致;吃着时,香味直透肺腑,舌蕾俱醉。
- 土库曼斯坦人自豪地说:“我们的家禽和牲畜,自然放养,这么新鲜、这么健康的肉,又怎么能够用酱料来污染呢?”哎哟,“污染”一词,真是可圈可点啊!土库曼斯坦人的确是用诚意来饲养家禽和牲畜的。
- 诚意,比什么都重要。饮食世界里的牲畜需要用诚意来养,精神世界里的文字,更需要用诚意来养。
- 养文字,花里胡哨的饲料不宜加、虚假作伪的激素不可放、自我膨胀的针液不能输。
- 如果我们能用古今中外饱孕阳光的文字为肥料,以文字去养文字,必定能养出一株株坚实丰腴的文字稻禾;而当他人品尝这样的文字时,也必定能尝到藏在文字核心里那最原始、最纯粹、最真实的味道,那是一种将自我释放到了极致的味道,是极耐咀嚼的精神美味。

# 儿想娘在那高高的山上

□乌兰

编辑报纸副刊多年,常收到的作品是关于故乡、亲情的。这类作品,好处在于动情,来自作者的真情实感。不好的一面是题材容易雷同。因此,有的报纸副刊编辑就提出,坚决不发关于故乡、亲情类散文、诗歌作品。而我却不这样,我的观点是,只要角度新、立意新,能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共鸣,该发还得发。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故乡亲情的理解越来越浓烈。特别是父母相继离开后,思乡思亲之情更是魂牵梦绕。昨天梦里,我接连梦到了父亲和母亲,他们回到了老家的宅院。那宅院在二〇〇八年已经拆迁了,可父母还是舍不得。我知道,那个宅院,是父母用了他们所有的积蓄才建成的。那里有着我们一家人的快乐,有着石榴树和柿子树,到了秋天,满院子红红的黄黄的,谁来得都觉得稀罕。还有,几架瓜果,结了三五十个,悬挂在瓜架上、屋檐下,煞是好看,有街坊想摘走几个,我妈总会告诉他们:我儿子说了,那些瓜果不是为了吃的,而是为了看的。是的,我们家的瓜果不是吃的,而是看的。这是我们家与普通农家截然不同的地方。



前些天,有作者又将写故乡亲情的诗文发我,说快到中秋、国庆了,希望能发一下。我看后,便摘几篇发了出来。读者看后,说你们副刊跟别的报纸副刊明显不同,接地气,重人情。我说,不管什么样的报纸,终究是办给大众看的。大众就该有大众的感情世界,脱离了大众,再高雅又有多大意义呢?

多年前,到解放军青藏兵站部采访,听到所有的兵都在唱《儿当兵》:儿当兵,来到多高多高的山上,儿想娘,便看着窗外的月亮——听着听着,我的双眼不由被泪水打湿。这样的情感,不是身临其境,不是在那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山上,你是不会体会到的。在每一个战士的心里,母亲都是无比慈祥高大的,他们即使站在世界上最高的山上,他们在母亲的眼里也还是个孩子。人啊,珍惜我们的亲情吧,失去将永远不再来!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于林姝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图  
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6 935970 566666

# 吻影子的梧桐叶

□刘荒田

金秋十月,飞抵上海。在陕西南路一带的街道闲逛,头上多叶如碧玉的法国梧桐。时值深秋,摇落之期本应不远。但僵硬的树倚老卖老地排列着,并没有衰败的意思。遥想旧金山,梧桐叶不少,此刻该落叶纷飞。

有一点遗憾——在上海听梧桐夜雨的梦,这一次圆不了。

次年一月,我回到旧金山。寒夜,拥被读张爱玲散文,有一篇写到上海“洋梧桐”的落叶。她不是诗人,却以一首迹近散文化的新诗感动着我:大的黄叶子朝下掉;慢慢的,它经过风,经过淡青的天,经过天的刀光,黄灰楼房的尘梦。下来到半路上,看得出它是要去吻它的影子。地上它的影子,迎上来迎上来,又像是往斜里飘。叶子尽是慢着,装出中年的漠然,但是,一到地,金盏的手掌小心覆着个小小黑影,如同捉蟋蟀——“唔,在这儿了!”……

人的生命之树,和大上海的梧桐树近似。人生的后段,有一种功课叫“吻影子”。这“影子”是自身投下的,即“前半生”。“后半生”对它的追寻,貌似缓慢、矜持,其实迫不及待,一旦把“影子”捉到,就像儿时逮到蟋蟀,兴奋无比。影子多情地迎合着,最后,在铺满秋阳的水门汀上,落叶和它的爱——影子,静静地睡在一起。

别以为这过程简单,适用于一切怀旧症患者。一位我十分喜爱的小说家,

说了一个故事: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个听力诊所里,一位患痴呆症的老太太每个月来见医生一次。陪她来的男人,对她极为体贴,抱着她上下车。她坐在候诊室,他会给她盖上自带的毯子,给她喂药,小心地揩去嘴角的水迹。护士看到,十分感动,问老太太:“陪您的人是谁?”她每一次都这样回答:“是戴夫。”尽管口齿不清,忘三丢四,但说“戴夫”的名字和身份,异乎寻常地清晰。说完,会摸摸“戴夫”的手,喃喃道:“我最亲爱的弟弟!”她身边忙前忙后的男人听了,失落地摇头,没有回答。一次,他把她推进洗手间,替她换尿片,出来时,面对护士好奇的眼光,说:“我是她的丈夫,叫丹尼斯,我照顾了她10年多,日日夜夜,从来不敢松懈。她的弟弟戴夫因车祸去世十七八年了!”医生这样向丹尼斯解释:人在大脑皮层最具活力的年龄刻印下来的人和事,组成记忆最坚固的底座。人老去,记忆层层叠加。患痴呆症的老人,记忆的丢失是从“面上”开始的,一般而言,越是新的可能忘却得越快、越干净。反倒是底层,经得住脑细胞的残缺、消亡。倒退大半个世纪,老太太最好的童年伙伴是弟弟戴夫,所以老来张冠李戴。

小说家说这个故事的地点,也是上海。她说完,一众听者无言。我怔怔地看着户外的梧桐树,想起一位智者给“记忆”

下的定义:“想象力的橱柜,理智的宝库,良心的登记处,思想的议事厅。”丝丝缕缕的悲凉袭上心头,继而,是解脱的轻松。

原来,记忆有两种特性:一、无一例外地成为“黄土高原”,以泥土流失为宿命;二、年轻时记忆清晰而完全,不是因为它格外美丽,值得铭记,而是出于生理学范畴的惯性,与其他器官的衰老无异,但和理性的“选择性记忆”却相去颇远。明乎此,容易残缺、消失的“后半生记忆”,是我们务必花力气挽留的。理由在于,较之青涩、粗浅和狂妄的前半段,它成熟一些,蕴藏的反思多一些。须把它固定下来,将它带有告诫意义的部分传给下一代,不然,我们的人生就成了朗费罗的诗句:“记忆之叶,悲哀地,在黑暗中沙沙作响。”

# 早春望雪

□申雨珊

盛京春殿语从容  
世上桃源碧水晴  
小舟争流大舟举  
雪沃梅芳踏莎行